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外集二
補遺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遺補 集外 集別

(二)

李德裕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一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右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歷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舊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審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御史中丞

右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爲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爲大夫之貳令不隔品亦爲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以前臣等商量緣事關朝廷典制須行之可久必在博盡羣議詢謀僉同望令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參議聞奏未審可否

論時政記等狀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起居注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卽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紇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紇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修史體例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

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啓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一作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以前臣等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摭實。須舉舊章。謹件如前。

論九宮貴神壇狀

右。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敕。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幣璧。類於天地神祇。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元年正月。肅宗親祀。伏以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一本作癸丑。差宰臣一人祈請。向後四時祭。並差僕射少卿尙書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去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舊儀進來者。今欲及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九宮貴神合是大祠狀

右。既經兩朝親祀。必是祈請有徵。伏以自太和以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蒸人。臣等所以上副聖心。以修墜禮。伏見太和三年。禮官御史等狀。或言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

日月猶在中祀。又云：太一、天一，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竊觀其意，皆是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五均志：大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爲天皇露寢大帝常居。始由道奧而陳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寶，蓋萬神之祕圖，與河洛之命紀皆稟焉。此則上帝是星之明據也。天一、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微明而有常，則陰陽序而大運興。太一、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微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衡權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工，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爲乖謬。又按漢書：天神貴者天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則列於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豈宜降禮，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言：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以劉向博通，尙難改作。况臣等學不究於天人，禮尤懵於祀典，妄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禮官詳定，庶獲明據。

論冬至歲朝賀狀

右伏以近例，其日若遇有敕，權停朝賀。惟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積善太后，不詣闕庭，恐乖嚴敬。臣子之禮，實不遑安。臣等商量，向後冬至歲，如遇有敕，權停朝賀者，其日中書門下與百僚先詣東上閣門拜表稱慶，望內降高品宣答百僚，受宣畢，然後赴興慶宮，庶爲得禮。仍望永爲常式，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請復中書舍人故事狀

右。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機密遷授之外。其他政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略言事理優劣。奏聞進止。自艱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系於軍期。決遣萬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庶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糧等外。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系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等詳其可否。當別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狀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以前。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奉聖旨。令條疏將狀來者。謹具如前。

請改單于大都護狀

右訪聞塞北諸蕃皆云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麟德三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歷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一年以來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望改爲安北都護如此制置稍循一作存故事未審可否

論公主上表狀

右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稱卽宜區別因循舊章恐未爲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妾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準此未審可否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二

論儀鳳以後大臣褒贈狀

故中書令郝處俊

右儀鳳元年八月高宗將傳位於天后處俊對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天皇之天下也天皇只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天后其事遂止。處俊後子孫爲酷吏所害。

故文昌右相岑長倩

右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率數百人連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與地官尙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以中宗在東宮不可更立武承嗣言詞切直仍責上書者遣散爲承嗣所害。

故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右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天后問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爲武承嗣所害。

故右衛將軍李安靖

右天授年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靖獨義形於色及被收下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靖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任殺若問其謀反實無可對爲俊臣所害。

故贈越州都督徐有功

右。當天后革命之初。宗室英賢將相舊老忠於國者。相繼受誅。徐有功。自司刑丞累遷至司刑少卿。數議大獄。務在平恕。凡所濟活者數百家。前後奏雪枉破家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兼明原注。一本作兼雪。元宗外祖母龐氏之冤。開元中。贈越州都督。就第原注。一本作就家。弔祭。贈物三百段。一子官。

以前。臣等伏見元和以來。褚遂良。狄仁傑。張柬之等。子孫累有恩制受。惟此數家。未蒙甄錄。望各訪求子孫承嫡者。特授一官。如先未有諡者。各令有司定諡。如無子孫。特與追贈。所貴百代之下。再振清風。海內忠良。無不感厲。未審可否。

論故循州司馬杜元穎狀二

右。臣等商量。杜元穎雖失於馭遠。致蠻寇內侵。然握節嬰城。舍生取義。圍解之後。懲貶不輕。但以蠻夷之情。不可開縱。若爲之報怨。以快其心。則是不貴王臣。取笑戎狄。漢景所以聞鄧公之說。恨鼂錯之誅。元穎長慶之初。首居宰弼。潔廉畏法。忠藎小心。雖無光赫之名。頗著直清之稱。既逢昌運。合與申冤。望乞還舊官階等。仍追贈右僕射。未審可否。

第二狀奉宣令更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比聞外議。皆以元穎不能綏撫南蠻。又無備禦。責此二事。以爲愆尤。臣等究其情由。實有本末。緣韋皋久在西蜀。自固兵權。邀結南蠻。爲其外援。親昵信任。事同一家。此時亭障不修。邊防罷警。若後人加置一卒。繕理一城。必有異詞。便乖鄰好。自武元衡以後三十餘年。戎備落然。不可獨責元穎。蠻退後。

京城傳說驅掠五萬餘人。音樂伎巧無不蕩盡。緣郭釗無政。都不勘尋。臣德裕到鎮後。差官於蠻經歷州縣。一一勘尋。皆得來名。具在案牘。蠻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華陽兩縣。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錦錦。雜劇丈夫兩人。醫眼大秦僧一人。餘並是尋常百姓。並非工巧。其八千九百餘人。皆是黎雅州百姓。半雜獠獠。臣德裕到鎮後。移牒索得三千三百人。兩番送得與監軍使。於龍興大慈寺點閱。並是南界蠻獠。緣朝廷寵待如舊。從此蠻心益驕。今西川節將。惟務姑息。臣等所以薄元穎之過。謂合追榮。頻承顧問。不敢不縷悉聞奏。況元穎歿後。五經大赦。下位卑官。皆得追復官爵。儻聖旨以贈與爲優。望只準赦文。卻還舊爵。其贈官落下。未審可否。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詔卻執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卻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歿。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一作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章皋以經略

河湟。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烏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俟奏報。冀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降。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俟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况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一作浮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甯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卽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卻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冊深鄙。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徠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款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城向化。解辦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不賞庶其之功。翻以忠愛受

屠爲仇讎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容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無任懇願之至。

論救楊嗣復李珣陳夷直狀三

右臣等聞向外傳說紛然。陛下皆遣中使。未測其由。臣等相顧憂惶。不知死所。嗣復等所涉議論。實負聖明。臣等所以顯書其罪。不爲末減。只望止於竄逐。用戒羣邪。古人稱刑人於市。與衆共棄。陛下若以嗣復等罪狀。必不可容。伏望且降使臣。就彼鞫問。待得其罪。顯戮不遲。如便遣使。必貽後悔。文宗只緣貶宋申錫。更不按問。至今人以爲冤。臣等於嗣復等。實無情故。所利者宗廟。所惜者聖明。不欲令一事駭聽。失天下之望。若使四方將相。或以此爲詞。臣等避罪不言。無以塞責。伏望陛下特回宸慮。下納愚忠。臣等餘年方敢自保。陛下若以臣等事君不盡。情涉容奸。先罪臣等。實所甘分。輒陳肝血。不避嚴誅。不任懇切兢惶之至。謹俯伏待罪。望速降敕旨。

第二狀

右臣等適以有狀論奏。未奉聖旨。今向外之心。驚駭不知所爲。臣等若苟務偷安。不更冒死陳奏。必恐旬月之後。人情皆以爲冤。陛下此時追悔無及。臣等昨者商量之初。只以嗣復等所涉議論。不可令在藩鎮。止於貶責。足以塞辜。如更過於此。實搖動天下之心。必損聖明之德。如以臣等情涉顧望。伏望先罪責臣。

實所甘分。臣等專在中書。伏望特開延英。賜對。得面陳肝血。死無所恨。

第三狀

右。臣等適再已陳奏。未奉聖旨。伏見貞元初。宰臣劉晏緣德宗在東宮時。涉動搖之論。竟以此坐死。旋則朝廷中外。皆以爲冤。兩河不臣之地。悉恐亡懼。德宗尋亦追悔。官其子孫。近則宋申錫。涉交通藩邸。貶官。文宗尋又追悔。至於流涕。如嗣復等。螻蟻之命。至細至微。特賜矜全。必彰聖德。天下臣子。孰不上感天慈。不爾。恐四海人情。自此憂懼。臣等亦兢危不暇。無以裨助聖明。伏望特開延英。賜臣等面陳血誠。以安中外。如蒙聖慈。納臣等愚懇。伏望更重貶官。所冀人心允愜。

奏張仲武寄回鶻生口駝馬狀

右。臣等舊讀實錄。不至遺忘。伏思累聖以來。未有此例。謹按左傳。諸侯不相遺俘。昔魯受齊俘。見譏左氏。諸侯尙爲非禮。況在台臣。臣等忝備鈞衡。須謹繩墨。若苟受私遺。不守舊章。則何以上戴聖君。儀刑百辟。伏望聖恩。盡許卻還。從此便爲故事。仍望許臣與一書報答。令其深諭國體。其書草續撰進。上以聞。

薦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狀

右。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家在海郡。筋力未衰。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逾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因儒訓。臣伏以元和二年。前揚州士曹參軍薛元造。緣與臣亡父授經。具表論薦。憲宗授越州諸暨縣令。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伏希聖慈。特授浙東管內一官。所冀臣報其舊恩。獲繼先志。旣顯華

門之士實爲儒者之榮。臣不任懇款。兢皇之至。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論河東等道比遠官加給俸料狀

右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京近地。州縣之職。人合爲樂。只緣俸祿寡薄。官同比遠。元和六年。閏十二月十二日。及元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河中鳳翔。鄜坊。邠州。易定等道。令戶部加給俸料錢。共當六萬二千五百貫。吏曹出得平留官數百員。時議以爲至當。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爲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伏望今日以後。戶部卻與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觀察使奏取進止。又選人官成後。皆於城中舉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其今年河東。隴州。鄜坊。邠州。新授比遠官等。望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借兩月。加給料錢。至支給時除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

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一作船狀

淮南原注。緣疆界闊遠。請令出三百人。浙西宣歙江西鄂岳原注。各出二百人。

右訪聞自有還僧以來。江西劫殺比常年尤甚。自上元至宣池地界。商旅絕行。緣所在長吏掩閉道路。頗甚怨嗟。望每道令揀前件人解弓弩及諳江路者。每一百人置遊奕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充如法造遊奕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淮南遊奕至池州界首。浙西遊奕至宣州。

界首江西遊奕至鄂州界首常須每月一度至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使下其糧餉春冬衣委使司差人就營所支給如三度以下擒捉得賊委使司超與職名其官健以下便以賊贓物賞給務令優厚如兩度有賊不覺察遊奕將科責差替如容縱賊盜不問有賊無賊並委本道差人所在集衆決殺如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捉儻去根本將軍授官酬賞所貴鄰接之地同力協心江路盜賊因此斷絕臣等今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殿面奏伏蒙聖恩允許未審可否

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狀

臣等聞卹貧寬疾著於周典無告常饑存於王制國家立悲田養病置使專知開元五年宰臣宋璟蘇頌奏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不合定使專知請令京兆按此分付其家元宗不許至二十二年十月斷京城乞兒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錢收利以給之今緣諸道僧尼盡已還俗悲田坊無人主領一作管必恐病貧無告轉致困窮臣等商量緣悲田出於釋教並望更爲養病坊其兩京及諸州各於子錄事者壽一作年中揀一人有名行謹信爲鄉閭所稱者專令句當其兩京望給寺田十頃大州鎮望給田七頃其他諸州望觀察使量貧病多少給田五頃三二頃以充粥飯如州鎮有羨餘官錢量與置本收利最爲穩便若可如此方圓不在更望給田之限各委員長吏處置訖聞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卷十三

論田牟請許黨項讎復回鶻唃沒斯部落事狀

右臣等雖不習兵鈴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比者陛下常慮回鶻國中離散。未是實情。今據我阿尼伊難珠合等書云。此間更無活處。卽是實耗。又回鶻安孝順云。赤心宰相問漢國中看你回鶻好無。足知依倚大國。意甚勤懇。今若許田牟徇黨項貪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必死之虜。絕歸款之誠。事捷亦損耗甲兵。大虧恩信。不成則永爲邊患。取笑四夷。况窮鳥入懷。尙須矜憫。遠人慕義。曾未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捉烽戍一人。奪黨項一物。披誠款塞。望闕哀鳴。昨者所獻表章。詞懇意順。棄而不納。先務誅夷。此不可一也。若回鶻國中無覺。種落皆安。唃沒斯叛逆而來。卽須拒絕。可汗旣自失國。牙帳已無。攜挈傷殘。寄命他所。唃沒斯等迫於饑困。各欲求生。田牟執稱背國亡命。是去年爲惡徒黨。都似與德彝雪屈。爲黨項報讎。察其用情。殊非體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問。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是臣服。六十年邊境無事。今縱不能扶其微弱。豈宜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望具詔太原。振武。排比騎兵於邊上。嚴防侵軼。待犯國家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黨項退渾小有劫奪。任部落自相仇報。亦未可助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懷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賈使回。足知情實。仍望詔田